

缅甸政治改革与中缅关系

杜继锋*

摘要：2011年3月缅甸新政府组成，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交接。新政府成立后随即开始政治改革：释放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放松对其的人身限制、分批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取消对境外媒体的限制、放宽并最终取消出版审查、修改政党登记法并准许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重新注册参加补缺选举。缅甸政治改革不仅是缅甸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自然结果。在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下，缅甸对外交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拢。但中国在地缘政治、边境与能源安全等方面对缅甸的重要战略意义并未因缅甸对外关系的调整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中国自身在缅甸已存在着重大经济利益，也不会轻易放弃缅甸，中缅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缅甸 政治改革 民主转型 中缅关系

2010年11月7日，缅甸举行了20年来的首次多党大选，代表军方利益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以及代表民主派的“全国民主力量党”等37个政党的3000余名候选人参选，角逐缅甸联邦以及各省、邦议会的1163个议席。^①11月17日，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大选的最终结果：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共获得联邦和省、邦议会的883个议席，在各级议会中均成为多数党。

2011年2月4日，缅甸联邦议会选举前总理登盛为总统、前“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秘书长丁昂敏乌和掸族议员赛茂康为副总统。3月30日，登盛领导的缅甸新政府宣誓就职，各级“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随之解散并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从而完成国家权力的交接。

缅甸新总统登盛因为人低调、谦和、清廉，有“儒雅绅士”、“清廉先生”的美誉，人们自然对缅甸新政府给予了一定的期望。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开始大幅度进行政治改革，但改革速度之快还是出乎了大多数观察家的意外。

一 缅甸政治改革的形成和发展

杜继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The Irrawaddy*, Mar 24, 2010.

早在 2010 年 11 月缅甸政府就已释放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初步信号。11 月 14 日，在缅甸大选一周后缅甸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LD）领导人昂山素季被正式解除“软禁”。

昂山素季的获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昂山素季的获释表示欢迎并赞扬昂山素季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启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同样对此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表示获释后的昂山素季必须被允许参与缅甸政治。^①

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政府对她的活动并未进行任何人身限制。2011 年 7 月，昂山素季离开仰光前往蒲甘，这是她被解除软禁后首次离开仰光。7 月 19 日，受缅甸政府邀请，昂山素季亲自参加了为纪念其父、缅甸独立英雄昂山遇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活动，这是 9 年来的第一次^②。8 月，昂山素季再赴勃固开始政治旅行并发表了软禁解除后的首次公开政治演讲。

在给予昂山素季本人政治活动自由空间的同时，缅甸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放松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实施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缅甸政治改革的帷幕就此正式拉开。

2011 年 5 月 16 日，缅甸总统登盛签署对 14600 多名犯人的“大赦令”，这也是缅甸新政府自 3 月 30 日成立以来首次实施大赦，获释者中包括 100 余名“政治犯”。

6 月 8 日，缅甸宣传部宣布将改变现行所有出版物出版前先予审查的政策，逐步放宽出版审查。第一批免于事先审查的出版物涉及卫生、技术、文艺、体育和儿童五大领域，共 82 家期刊和 96 家杂志。

8 月 19 日，登盛总统在内必都与昂山素季会面，双方在昂山素季父亲的遗像前合影并共进晚餐。期间，昂山素季还参加了总统主持的国家经济改革研讨会，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的列队欢迎。^③

9 月 18 日，缅甸政府解除了对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以及视频网站 YouTube 等若干境外新闻网站的长期封锁。

10 月 11 日，缅甸宣布将释放包括 220 多名“政治犯”在内的 6359 名囚犯。这也是缅甸新政府 3 月上台以来实施的第二次特赦。

随着缅甸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也开始重返缅甸政坛。11 月 4 日，登盛总统颁布经议会修改通过的新《政党登记法》，取消了对政党登记以及候选人背景的诸多限制，将原有要求缅甸所有政党必须同意“保护”2008 年宪法的条款改

^① 《昂山素季获释国际反响强烈》，香港《文汇报》，2010 年 11 月 14 日。

^② 沐俭：《2011 年新政府成立以来缅甸动态综述》，《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③ 沐俭：《2011 年新政府成立以来缅甸动态综述》，《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 1 期。

为“尊重和遵守”2008年宪法。这就为昂山素季和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重返缅甸政治生活铺平了道路。

2011年11月18日，“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会会议最终决定重新登记参加于2012年4月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

12月13日，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全国民主联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

进入2012年以后，缅甸的政治改革势头继续有增无减。

1月13日，缅甸政府再次释放了650多名“政治犯”。

4月1日，缅甸举行了议会补缺选举，共选出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共45个席位。“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包括昂山素季本人在内共43名候选人当选。

8月20日，缅甸政府宣布在缅甸全国范围内出版发行的所有报刊杂志包括政治性、宗教性报刊可以自由出版，无须经过审查。

除了政治改革。缅甸政府也在经济领域做出改革尝试。

由于西方多年的经济孤立与经济制裁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停止对其资金援助等原因，缅甸外汇资金匮乏，国际储备很少，国家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禁止外汇自由出入和兑换，对外汇汇出尤其是非贸易项目下的外汇支出审查严格，手续复杂。

由于多重汇率机制依然存在，现行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相去甚远，存在巨大反差，不能真实反映缅币的市场价值，且市场汇率波动频繁，对国内政策反应敏感，市场汇率受到资金汇划限制、货币兑换限制、进出口业务限制以及政府不透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缅甸大规模货币兑换黑市的出现。多重汇率机制的存在不仅给企业日后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会计、纳税申报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缅甸币值不稳定，市场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还会给项目资金管理带来压力，容易造成巨额汇兑损失。

为此，缅甸政府从2012年4月1日起废除了已实施数十年、饱受诟病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兑换汇率参照市场汇率进行。

2012年9月8日，缅甸议会批准了新的《外国投资法》。允许外国人在合资企业中持有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股权，法案放弃了要求外国投资需达到至少500万美元等多个歧视性条款。

二 缅甸政治改革的动因

缅甸政治改革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不仅是缅甸内部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国际及地区局势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改革是缅甸“民主路线图”要求的自然产物

缅甸民主制度自创立以来命运多舛。1948年缅甸独立后一直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文官政府，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人统治，缅甸民主制度就此夭折。

1988年，在全国的抗议浪潮中奈温被迫下台。同年9月，缅甸军人再度发动政变，接管国家政权，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1997年11月15日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1990年，缅甸举行大选，迎来恢复民主制度的又一重要机遇。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485个议席中的396席，亲政府的“民族团结党”仅获得10个议席。但缅甸军人政府以“先制宪，后交权”为由拒绝向昂山素季移交权力，缅甸民主化努力最终功亏一篑。缅甸民主派随即开展长期反政府活动，西方也对缅甸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1993年，缅甸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于2003年8月公布七点“民主路线图”，逐步向“有纪律的民主”制度过渡。具体步骤为：第一步，重新召开1996年中断的国民大会；第二步，召开国民大会，逐步开始各项工作进程，建立一个真实的、有充分秩序的民主制度；第三步，按照国民大会制定的基本原则起草新宪法草案；第四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宪法草案；第五步，举行大选组成议会；第六步，按照新宪法召开议会；第七步，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内阁及权力机构领导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①

2008年，新宪法经全民公决批准。2010年11月7日，最终举行了20年来的首次多党大选，产生新的“民选”政府，“民主路线图”最终完成。

（二）政治改革是缅甸政府寻求政权合法性和国际支持的前提条件

缅甸在国际社会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西方国家以2010年缅甸大选存在“瑕疵”为由始终未承认缅甸新政府的合法性。缅甸政府意识到要取得国际社会对缅甸新政府合法性的认可只有在国内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前提下才有可能。

（三）政治改革是缅甸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的长期经济制裁重创了缅甸经济，严重制约了缅甸的经济发展。缅甸尚未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原材料出口。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民生艰难。1987年缅甸开始沦

^① 杜继锋：《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为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如果缅甸政府短期内不能迅速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将难以赢得下次大选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缅甸政府意识到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可为最终全部解除制裁创造条件。解除西方的经济制裁也有利于缅甸吸引和吸收外资，改善国内民生。

（四）政治改革也是解决国内错综复杂民族矛盾的唯一方法

缅甸共有 135 个民族，除主体民族缅族外，其余少数民族占据国家 1/3 的人口和 2/3 的国土。缅甸独立后，缅族长期主导政权，与少数民族矛盾尖锐，国家曾陷入长期内战。实现民族和解是新政府另一重要任务。2010 年大选中，多个少数民族政党参选并在中央及地方议会中获得议席，议会选举掸族人赛貌康为副总统，少数民族在各级议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初步改变了军人政府时期各少数民族难以参政的局面。新政府希望以此推动国家和解，实现民族团结。

但缅甸国内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并未因 2010 年大选得到彻底平息，少数民族武装割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缅甸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中采取过武力围剿与和谈等多种方式，都未能彻底消灭少数民族武装。2011 年 6 月，缅甸政府与国内第二大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之间发生停火 17 年以来最严重的武装冲突，使缅北局势再度紧张。

缅甸政府意识到与国内少数民族武装间的冲突将继续影响缅甸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通过建立真正的联邦制解决各民族间的敌视和对抗。

三 缅甸外交政策的调整

在国内政治改革取得飞速进步的同时，缅甸政府也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缅甸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也随之“解冻”，双方高层互访不断，西方国家纷纷取消对缅甸已实施了 20 多年的经济制裁。缅甸同时改变过去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中美缅三角关系进行“再平衡”。

2011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尹访问缅甸。在缅甸期间约瑟夫·尹不仅拜会了昂山素季，还会见了缅甸新政府外长吴温纳貌伦，这也是缅甸新政府成立以来美缅间举行的最高层会谈。

6 月，美国重量级政客、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访问缅甸，与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会面。

8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首席助理部长米切尔 (Derek

Mitchell)为美国缅甸事务特使，负责协调双边关系以进一步推动缅甸政治改革。到11月，米切尔在上任不到2个月时间内已先后3次访问缅甸。

9月29日，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举行之际，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罕见地“受邀”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及米切尔举行了双边会谈。

11月17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第19次首脑会议决定由缅甸担任东盟2014年轮值主席国，这是2006年缅甸被剥夺主席国地位后首次担出任这一职位。11月18日，奥巴马发表声明，宣布将派国务卿希拉里出访缅甸，奥巴马在声明中称，“如果缅甸继续推进民主改革进程，美国将与缅甸建立新关系，掀开两国新篇章”。^①

11月30日至12月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缅甸进行了名为“破冰之旅”的历史性访问，这也是美国国务卿自50年前缅甸实行军人统治以后首次访缅。在缅期间，登盛总统与希拉里会面，希拉里强调美方坚持“以行动对行动”，在缅甸政府释放国内全部政治犯、停止镇压少数民族、停止与北朝鲜的军事往来等三个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将逐步减少对缅甸旅游限制和进出口限制等制裁措施并将考虑恢复双边大使级外交关系。12月2日，美国宣布将援助120万美元用来支持缅甸微观金融和医疗以及帮助地雷的受害者。

希拉里刚刚结束缅甸之行，美国重量级政客又接踵而至。2012年1月14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首次访问缅甸。

1月13日，在缅甸宣布释放650多名“政治犯”的当天，希拉里立即表示将提升与缅甸的外交关系，美方不久将“确定大使人选”。^①5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正式提名美国缅甸事务特使米切尔出任22年美国首位驻缅大使。

2月6日，美国宣布一项对国际金融机构禁止与缅甸合作的豁免令，不再反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赴缅甸进行“评估工作”或对缅甸提供有限的技术援助。这一措施为缅甸未来获得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及援助铺平了道路。

7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批准美国企业对缅甸投资，允许美国企业在缅甸拓展业务，但依然禁止美国企业与缅甸军方企业的合作。

8月29日，在缅甸总统登盛即将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前夕，美国宣布取消对缅甸某些个人的签证禁令，以促进美国同缅甸政府的交往。

^①《美50年首派国务卿访缅甸奥巴马欲掀两国新篇章》，《中国新闻网》，2011年11月19日。

^②美国当时虽与缅甸有外交关系，但驻缅外交使团的最高官员仅为代办。

9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会晤缅甸总统登盛，宣布将放宽对缅甸商品进口美国的限制，以回应缅甸继续朝改革方向迈进的努力。

除了美国以外，欧盟与其它西方国家也纷纷向缅甸伸出橄榄枝。

2011年4月12日，欧盟宣布解除对缅甸政府中部分非军人部长级官员的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解除期限为一年。

7月，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访问缅甸。

2012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和法国外长朱佩相继访问缅甸，这是56年来第一位访问缅甸的英国外交大臣和1988年以来首位访问缅甸的法国最高级别官员。

2月17日，欧盟取消了对缅甸总统登盛和其他一些缅甸高官的旅行限制。

4月，澳大利亚宣布将解除对缅甸总统登盛等200余人的旅行和金融制裁措施。

4月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抵达缅甸访问，成为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到访的首位英国首相。在缅期间，卡梅伦表示英国将停止对缅甸的大部分制裁措施，但仍保留武器禁运。

4月23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暂时取消对缅甸近500名个人和超过800家企业的制裁，期限为1年。

在缅甸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接近的同时，中缅关系却遭遇严重挫折。2011年9月30日，即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访问华盛顿的仅一天之后，缅甸总统登盛致信缅甸联邦议会，宣布根据“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在其任期内停建中国援建的密松大坝。^①

四 缅甸政治改革与中缅关系前景

在缅甸宣布停建密松大坝建设后，缅甸总统登盛会晤中国大使对此作了解释并派出外长前往北京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就相关议题进行会晤，中缅关系也随之走入低谷。

应如何正确看待现阶段中缅双边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呢？

应该承认，缅甸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忧虑是缅甸调整外交重心的一个重要考量。缅甸历史上始终存在对华戒备心理，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引发了缅甸更多担忧。

中缅贸易额增长迅速，但贸易结构却严重失衡。缅甸主要向中国出口木材、油气、矿产、玉石等资源性产品，从中国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缅甸担心中国工业品的涌入会冲击其脆弱的民族工业。中缅关系的“蜜月期”正是西方对缅采取鼓励和制裁的时期，依靠中国实乃缅甸

^① 密松位于缅甸克钦邦境内，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为主要投资方，投资总额36亿美元，2019年完工后将成为缅甸的第二大坝。

甸不得已的选择。在新形势下，缅甸政府希望通过向西方靠拢以此摆脱对中国的过渡依赖。

缅甸外交重心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实行多元外交，摆脱对中国经济上的过多依赖。但中国在地缘政治、边境与能源安全等方面对缅甸的重要战略意义并未因缅甸对外关系的调整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中国自身在缅甸已存在着重大经济利益，也不会轻易放弃缅甸，中缅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将长期存在。2011年5月2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率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两个月内首次出访东南亚之外的国家。5月27日，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缅双边关系在缅甸实行政治改革和逐步向西方靠拢的背景下对处于一个战略调整期的中缅关系进行的重新定位。

西方国家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作为其对缅甸施压的主要手段。因此，对缅甸的制裁难以在短期内完全取消。由于中国是缅甸最强大的邻国，缅甸政治转型和外交调整仍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在经济上，缅甸也需要中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缅甸也很有吸引力，两国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将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缅甸维持对华友好的基本外交格局不会产生实质性变化。

对华维持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缅甸只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缅甸已意识到过去那种完全倒向中国的做法并不符合缅甸的国家利益，中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无法满足缅甸所有的需要，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促使缅甸在坚持对华友好的同时坚持大国再平衡战略。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也为缅甸发展多元外交提供了可能。

但大国再平衡并不意味着等距离外交，并不表明缅甸会和所有大国保持同等距离。由于中国对缅甸经济影响力最大，缅甸自身对中国的依赖也最深，中国在缅甸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缅甸的对外多元化战略必然要以中国为依托。

中国一方面应坚持和发展同缅甸的友好关系的既定方针，同时也要对中缅关系未来发展存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之策。

（一）缅甸国内关于政治改革的分歧与争论不仅直接影响缅甸政局，也会对中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缅甸实行政治改革以来，缅甸政府内部就政治改革的相关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形成以总统登盛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副总统丁昂敏乌为首的“保守派”两大阵营。

2012年7月1日，丁昂敏乌因“健康原因”辞去副总统一职。8月15日，支持改革的前海军司令年吞被选为副总统。但缅甸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就此平息。

7月5日，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中央执行委员、仰光前市长昂丁林在接受中国《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联合国、缅甸领导人和昂山素季发表了一些敏感的“攻击性”言论，

引起轩然大波。在舆论的压力下，执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中央不得不对其言论进行调查。^①

8月27日，缅甸总统登盛宣布对政府进行重大改组，包括反对媒体自由的保守派信息部长觉山在内的9名内阁部长被撤职，新增15名拥护改革副部长。另外登盛还表示要在总统办公室设置运输部、金融部、经济发展部、工业部等4个部长级职务，均由改革派人士担任部长。

缅甸政府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说明缅甸的改革并非“不可逆转”，存在调整和变化的现实可能。缅甸政局的任何异动都会对调整中的中缅关系产生影响。

（二）美缅关系的逐步调整和缅甸大国再平衡战略是影响中缅关系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缅甸军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对缅甸一直实行孤立和制裁政策。奥巴马执政后，在调整美国战略重心和“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美对缅政策开始从单边孤立、制裁走向制裁和接触并用的“双轨”政策。

政治上，美国加强了美缅之间的高层对话，强化与缅甸反对派的联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韦布2009年8月访问缅甸后美缅双方官方对话逐渐展开。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09年11月及2010年5月两度访问缅甸。美国官员在缅甸境内外频繁会见昂山素季等反对派领袖，加强同缅甸的非政府组织、少数民族代表、海外缅甸人和政治难民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美国还注重发挥东盟在促进缅甸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与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盟友及东盟在缅甸事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利用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等合作机制，向缅甸施压。

美国还利用对缅援助项目对缅甸社会施加政治影响力。美国的援助对象主要是缅甸境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以及境外流亡的难民及政治流亡者。援助主要项目集中于目前人道主义救助及促进缅甸公民社会与社区发展。

随着缅甸政治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美国势必将进一步强化其对缅高层互动，美缅双边关系也将被进一步提升。

一个繁荣的缅甸对中国的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存在共识，具有一定的外交合作空间。但同时，美国大举进军缅甸不仅可能削弱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地位和原有优势，也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南边疆安全、能源供应通道安全及地缘政治安全。

^①《有人想在缅甸建立傀儡政权—访缅甸“改革及现代化监督委员会主席昂丁林”，《南方周末》，2012年7月6日。

（三）缅甸少数民族问题仍将是影响中缅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边境安全仍将是中缅关系中十分敏感的因素。中缅边境线长约 2185 公里，其中滇缅段为 1997 公里。云南边境民族佤族、傣族（缅甸称为掸族）、景颇族（缅甸称为克钦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与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同宗，跨境往来。

现阶段，缅甸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克钦独立军（KIO）之间，克钦独立军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与中国云南相邻的缅甸克钦邦内，双方间的武装冲突势必将对我国南疆的边境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缅甸开始政治改革后，缅甸政府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喜忧参半。2012 年 1 月，缅甸政府与克伦族全国联盟达成停火协议。2012 年 3 月，登盛总统在其执政周年的议会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和解的重要性，希望根据 1947 年彬龙协议的精神分三步实现民族和解即邦级和谈、停止敌对；重新部署军队、在对方控制区开放代表处；确立联邦级和谈时间表。

结语

缅甸政治改革不仅是缅甸自身发展经济和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也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自然反应，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下，缅甸对外交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拢，中缅关系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影响和冲击，但中国在地缘政治、能源供应、边界安全等方面对缅甸的重要战略意义并未因此有实质性的改变，中缅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将长期存在。

缅甸的对华政策在保持既有延续性的同时，也会随形势的要求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缅甸的中国政策将以寻求改变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继续开展大国平衡的“多元外交”为主要特点。

Political Reform in Myanmar and China-Myanmar Relations

Du Jifeng

Abstract: Myanmar's new government was formed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was completed in March 2011. Immediately after its formation, the new government began to implement the political reform. The opposition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and many other political

prisoners was released, the restriction on her was relaxed, the restriction on foreign media was lifted, the censorship on media was relaxed and eventually been canceled. The party registration law was modified and NLD was finally allowed to register to compete in the by-election.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Myanmar is not only Myanmar's own needs, but also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reform, Myanmar began to adjust its foreign policy and moved closer to US led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importance in geopolitics, energy and border security to Myanmar has no any substantive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its own significant economic interests in Myanmar and china will not give up Myanmar easily. China and Myanmar's mutual strategic needs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Myanmar; Political Reform;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China-Myanmar Relations